

菲妹與 MaMa

我從未想過會有這樣的時刻——教母親用翻譯軟體。

在這資訊飛騰爆炸的時代，教長輩使用 3C 產品似乎理所當然，教他們沉溺網路遊戲，或上社交軟體相互以長輩圖問好儼然天經地義。然而，對於連英文字母有幾個都數不清的母親，翻譯軟體似乎太過前衛。

裝載前，我一再向她確認使用的必要性。到底怎樣的場合會使用？要不乾脆記得幾個簡單的用詞，發音不準文法不對也沒關係，至少應付簡易的生活對話，也勝過操弄看似簡易，實則只要一瞥見抽象的字母就會慌張的軟體介面。

「我就是要跟菲妹溝通。」

菲妹是母親公司裡所有外籍女工的代稱，母親駐廠多年，整生的心血與青春都付諸在雲林的紡織廠內。她儼然就像電視劇《奇蹟的女兒》演的那樣，漫漫的一生走過年輕的女工，當過領班，直至歲月的物換星移，她也從奇蹟的女兒逐日進化，搖身變成紡織廠內奇蹟的歐巴桑。

「你都不知道那些菲妹多聽不懂人話！」

裝就裝吧。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莫過於此。在歷時近一整個晚上跟母親雞同鴨講，先從她荒蕪許久的手機頁面中，找到安裝好的翻譯程式，還必須用一種親切又不失專業的形容，讓她記得「這個又灰又藍，夾雜著中文的象形與英文符號交雜的奇怪軟體，是急需與菲妹溝通時的救命金丹」。

然而找到程式只是第一步，要如何成功引導她近乎完美的，國臺語交雜的臺灣國語，一字一句正確寫進翻譯軟體的欄位中，才是整起任務的關鍵。畢竟她總愛自嘲這輩子所有認得的中文字早都還給她的國文老師，難怪語言無須文字也能傳承，人無須認字仍可生活與溝通。看著她試用新安裝的翻譯軟體，短短的手指像小孩剛學字般歪歪曲曲地在螢幕上撇畫，比如「負擔」寫成「頁擔」，「不要再玩」潦草成「不要再玩」。貼心的翻譯軟體終究為她逐字翻譯，勉強強強猜對一半的語意，而她倒喜孜孜地要我認證她能成功的使用這件翻譯軟體，要我逐一檢查使用的步驟是否正確，然而看著她頻發的錯字，與程式為了猜中使用者的心思，提出種種翻譯修正的建議，倘若翻譯程式有靈，手機亦有心性，吞吐這些些微之差的可愛錯字，也許感慨使用者對於科技有所突破外，更多應是對她這般自信滿滿的文盲感到好笑與無奈。

教妥她如何使用軟體，更也叮囑她用字的正確，畢竟連中文字都錯寫了，翻譯出來的四不像誰還看得懂。然而，母親哪計較這些，她更計較的是那些菲妹又出了怎樣的紕漏，每當她一開口便是「你知道那個菲妹她今天又怎樣了？」，我便知道，到頭來翻譯軟體只是障眼法，什麼促進溝通，增進工作效率都是假的，只有抱怨是真的。

談起菲妹，母親總有說不完的故事。小則工作的疏失，比如菲妹A刻意忽視她的指令，明明吩咐要剪布卻裝傻向其他同事抱怨母親沒有指示，又或者擺明要請菲妹B拿幾號的色卡，聽不懂，看不懂，裝聾作啞，一問三不知卻總能用東南亞民族裡，那份與生俱來的熱情與天真嘻嘻笑笑。面對這般燦如一朵盛開扶桑的笑靨，母親打也不是（打了會成職場暴力），罵也不對（反正罵了也聽不懂），百般的無奈當下也只能往肚裡塞，一回家釀成種種氣急敗壞，咬牙切齒的姿態，非要向人說個三百回，單單純純的職場短篇硬生生成為她無盡哀怨的長篇章回。

當然，菲妹的故事也不僅只有工作，談起異國風情的點點羅曼史，她頓時搖身，成為一位出色的說唱人。談起菲妹的戀情，每一段故事的用字遣詞無非要大江東去，口沫淘盡，哪個不檢點的菲妹在幾時幾分幽會了某一廠的情郎，又有哪個癡心妄想的菲妹愛上了臺灣郎，種種點點的職場情史，轉眼都成她嘴邊的千古風流人物；然而，也非每段戀情都是完美收場，論起失戀（或者，基本上在她眼裡，這些菲妹癡情的愛，都是壯烈的人生悲劇），母親也毫不留情，先以一段如化骨綿掌般，陰險絕情的唾棄，活該死好是她的起手式，後再點上一段冷冷清清，悽悽慘慘戚戚的同情與唏噓收尾，既不失傳統思維裡對性事開放的譴責，也不顯她這般指點是殘忍苛刻。

就好比她最常向人道起的菲妹C的故事。

劇情大抵是女主角菲妹C披著家人眾望，遠赴千里來臺工作。起初家人希望她來臺工作後，也順道找個好臺灣人嫁了，離開她貧脊落後的家鄉，好在他們理想的富裕島國裡生根築家。畢竟只要子

女好，無非也是每個父母心頭最大的願望。而菲妹C也確實完成一半，在簽下不那麼平等的工作合約，來臺不過半年，她遂愛上了一位臺灣人，只是在錯的地方錯時間愛錯對象。豈料她所愛的臺灣郎是個不折不扣的負心漢，玩弄完她一片初心與身體，射完不理從此消聲匿跡，而懷了身孕的菲妹C也因不平等的工作契約準備遣返。在她準備離職的前夕，廠內一群知心的菲妹們相擁著她痛哭，替她的遭遇抱不平，又或擔心起返國後她不可預知的歧視與遭遇。

而這些看在母親眼裡，也不過是天道好輪迴，報應不爽，非要先一頓斥責這些年輕女工的輕狂，遣返也只是剛好的懲罰，無須浪費過多的同情。但真正面對離別，又或面對眼前這群與自己兒女相仿年紀的移工們，因懷孕而遣返，難免也有像未婚懷孕而嫁掉一個女兒般不捨，最終那些鋒利的語言也成溫柔的嘆息。

又能說些什麼呢？母親明白，這些糾葛的人情終究撼動不了冰冷的契約。即便同為女人，她也為菲妹抱不平，憐憫她坎坷的遭遇。而在這些或喜或悲的故事背後，母親沒說的，是這群菲妹早已滲透她乏味的駐廠生活。她儼然就是這群菲妹的媽媽，好比有次她向我談起菲妹的生活，其實比她想得單純。曾有三個菲妹向她炫耀道休假日，姊妹結群到麥當勞共點一份玩具兒童餐。她們跟母親說這在菲律賓她們吃不起，也沒有這般精緻的玩具。仨人半個下午就因一份玩具兒童餐自喜，母親起初聽聞覺得新奇，後便是一連串家常媽媽必有的擔心：『三個人吃一份餐會飽嗎？吃麥當勞不營養吧？』刀子嘴豆腐心，即便這群菲妹多惹她生氣，工作上多不利索，其實再多的抱怨都是她對這群女孩移工的不捨與心疼。

像作家林立青在《做工的人》中，每一則故事對工人的側寫。

駐廠多年的母親也像書裡的一則簡短故事，寫過那些臺灣中小企業飛騰與輝煌，在輝煌背後，她的人生更也側寫著所有來臺移工的悲喜，原來之於像母親這樣底層的駐廠人員，之下還有更龐雜的移工生態系支撐。即便這樣的工作場合不若肥皂劇演的那樣，面對外國人都要吐一口流利的英文，但她們國臺語交雜，眉眼相視，一個表情都能感知彼此。

那晚，母親喜孜孜再向我展示她使用翻譯軟體多麼得心應手，也順道要確認自己操作無誤。隔著手機螢幕，粗短的手指精準點在翻譯欄上，飛快而潦草的寫下她想說的每一個字每一段句子，先要我確認有無錯字後，隨後她播放譯文內容。

夜裡，迴盪著冰冷英文語音的客廳，頓時像極了母親所在的工廠，看著她積極的在手機上來回滑動，就像寫故事般那樣行雲流水，用簡陋的中文，偶爾還夾著臺語的低聲自喃，與精確的英文反覆記著她與菲妹那些或長或短，或悲喜或怨怒的職場軼事。

所有她想說的，或她記得的，都在翻譯完成的那刻，毫不保留地，收進她翻譯軟體中。

路人甲

個人簡介

一九九二年生，雲林人，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所畢，現為自由的創作人。

得獎感言

感謝評審對這篇作品的青睞。

短評

張正

作者從手機翻譯軟體切入，描述不諳英語的母親如何試圖與菲律賓移工「菲妹」溝通。作為底層臺灣人的作者母親，與更底層的外籍移工整日相處，回到家總是抱怨：「你知道那個菲妹她今天又怎樣了？」但是聽著母親的抱怨，作者知道「菲妹」替母親枯燥的生活帶來了趣味，而母親處在女性過來人的位置，也日漸憐惜這些飄洋過海討生活的年輕女性。

文章藉由一則則的小故事，一層層描繪出小人物的立體形貌與心情。文字溫柔流暢，情緒真摯感人。